

• 田间

# 给战斗者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42.493

T)

45B - 4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 给战斗者

● 田间

据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希望社版排印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小说、散文、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简装书 / 鲁迅等著；王彬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ISBN 7-5059-3092-3

L 中… II. ①鲁… ②王…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N.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7753 号

书名	中国现代小说、散文、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作者	鲁迅等著 王彬编
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地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经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责任编辑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奚跃华
新版策划	胡元义
印刷	杨成春 韩龙梅
开本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
字数	787×1092 1/32
印张	8000 千字
插页	357.625
版面	30 页
印数	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4000 套
	ISBN 7-5059-3092-3/I · 2339
	430.00 元(全 86 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 序

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委托，我在去年十月，接手原版库的选编工作，先是散文，之后是小说、诗歌。现在，散文部分已然出版，小说早已交出，新诗也大体编排就序了。

我之所以乐于承担这项工作，无非是基于将那一时代的作品梳理一过，为阅读与借鉴提方便。并无更多意图。

关于选编工作，阿英先生在《夜航集》中说过一段很得甘苦的话，他说选编是一件大事，所选的本子，如果做得出色，“也是比个人的集子更有效果，更能不朽的。许多的文集可以失传，好的选本，往往是不容易消灭。理由是：选本集中了各家作品的精粹成分，使读者用很少的经济，不多的时间，来了解更多的东西，但这样的选本，决不是‘随意挑选，拉杂成书’的一类。所以选本的好处是很多的，如果选家是优秀，肯把选书当作一种事业，认真来做的话。”至于我现在做的这项工作，自然比不上选本，可以把几个或一个作家不同时期的精华荟萃，但，有一点相通的是，选好作家的代表作，也只有“当作一种事业”才能做得好的。而且，除认真外，还应该是行家。我虽然对中国的诗做过些研究性工作，但并无高明深见，自接受这一工作后，颇感吃力。最简捷的办法是向前辈与行家请

教,为此给牛汉、吴思敬、刘福春等师友添了不少麻烦,是应该深谢的。

做过选编工作的人,大概都遇过访书的困扰。因为访书是选编的基础,访书不得,也就无书可选。中国的新诗从本世纪初叶萌孽,至今不足八十年,但要访得较有价值的本子(不仅指版本),却比登天还难。这类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视为垃圾,只有做还魂纸的资格。近年却又有上升为文物的趋势,更难得一见。于是有些原该入选的书籍,只有阙如。这是必须说明的。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限于选编原则,有些诗家在1949年之前,没有单行本行世,也不能收录,这是十分遗憾的。但,尽管如此,收入本书库的,也还不少,即: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郭沫若、宗白华、俞平伯、冰心、徐志摩、闻一多、王独清、李金发、穆木天、冯至、戴望舒、卞之琳、臧克家、艾青、林庚、何其芳、阿垅、王辛笛、田间、陈敬容、郑敏、废名等二十五位诗人的代表作。读那时的新诗,真有些百感交集,时时涌出一种说不清的感触。仿佛那些诗,依然同我们今天的生命接轨。而时间也过得真快,且不说最晚的一本诗集面世已四十余年,就是从我开始这套书的工作,发端之时,还是去年的初秋,现在,不仅草叶黄了绿了黄了,而且天地也已皆白,飘起了作为冬的标识的雪花,金字塔形的松与桧也将油绿褪成乌黑,装点成圣诞树的模样了。在这样的时候,免不了回顾过去的工作,我不敢说,有多么精彩,但无愧于心的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敢懈怠半分。现在,可以放松一点了吧。当然,也不能免俗,希望别人也能分享一些愉悦,至少是从始至终全力支持这一工作的顾志成与奚跃华两位先生。同时也希望听到一声两声打破寂寞的音响。这又免不了戏台里喝彩之嫌。但

是,不为僧,不知头皮冷,于是写下这些原可不说的话,权作序。所谓斑鸠嫌树斑鸠起,树嫌斑鸠也是斑鸠起。

王彬

1993年11月19日

田间(1916—1985)，安徽无为人。原名童天鉴。

田间是抗战时期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田间在三十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1935年出版了《未明集》、《中国牧歌》，次年出版了《中国·农村的故事》，初步显露了他的创作个性。1937年春，田间去了日本，较多地接触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同年7月，田间回到祖国，立即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年底，他写下长诗《给战斗者》，标识着他风格的成熟。1938年夏，他奔赴延安，尔后又到了晋察冀边区，长期从事抗敌和文艺宣传工作。期间，他又同柯仲平等人发起“街头诗运动”，以诗歌作为有力的武器，鼓舞抗战。解放后，他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倡新诗的大众化与民族化，并矢志实践。田间诗短促、坚实、明快，基调高昂，形象饱满、鲜明，他自评是：“燃烧、粗野、愤怒的。”闻一多则称其为：“鼓点式”的，称赞“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着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力活着，在这大地上。”田间是真挚的诗人，他真诚地申言他的诗歌“没有诳语”，只是诚实地把灵魂“解剖在草纸上”。而抗战的烽火更是极大地激燃了他这一誓言，将把他的灵魂，他的诗歌，水乳交融地同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汇合一

体，并铸成了他全新的诗风，在抗战初期，引起了很大影响。田间不愧是“时代的鼓手”。客观地说，在当时，七月流派，七月流派中不少诗人，都曾经“受鼓舞于他的热情，感染于他的诗风”，对于七月流派的形成，田间可以说是奠基者之一。田间的诗集除上述外，还有《给战斗者》、《抗战诗抄》、《赶车传》、《马头琴歌集》等。

《给战斗者》，由希望社 1943 年 11 月出版，是最能反映田间风格的诗集。全书分六辑，收诗歌三十八首。另有《论我们时代的歌颂》（代序）及胡风所作的后记，其中说，他与田间已然将近两年没有见面了，而所收代序一篇“还是抗战初期诗人自己在武汉时所写的。”

## 论我们时代的歌颂

### ——一个诗歌工作者向中国诗坛的祝福

最尊贵的歌颂动员了，这歌颂冲荡在铁与血之间，在子弹与泥土之间，在夜与黎明之间，在侵略中国的仇敌与保卫中国的人民们之间；是我们的忠勇的战斗者在歌唱了。他们已经离开了母亲的爱戴，妇人的怀抱，儿女的呼唤，他们已经离开了自己的村落，个人的房舍，而奔走，而叫啸于亚细亚暴风雨的年代的狂暴的天空下，于充满着忿恨的中国人民自己的大路上，穿过射击，穿过肉搏，而开始了一个贯穿于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大屠杀的这殖民地的遍野的群众的歌颂，行列的歌颂，合队的歌颂。他们从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我们的残暴的悲剧里，以骨肉抵御，以血反抗，在写着百万年代一直不可磨灭的，一直照耀着中国已生将生的子孙们的回忆的日子的史诗。

当守卫着我们的前哨的斗士，当守卫着我们的田园的斗士，在唱着新的歌颂，斗争的歌颂，以养育着全中国人民的复活的歌颂似的日子，我们的诗人哪里去了，为什么显得没有声息呢？

对于我们的仇敌不可宽容，对于我们的仇敌必须扫除的日子，而对于我们的斗士不可冷淡，对于我们的斗士必须援助的日子，为什么显得没有声息呢？我们的诗人！

在今天，我们的诗人，为什么显得没有声息呢？炮火燃烧了以来，虽然，我们曾经兴奋地见过“国际纵队”、“抗战三部曲”等出版的热烈，然而，狂喊是不是情绪的饱满呢？泛叫是不是突入了人民大众的颠沛的离散的受难的心呢？是不是能够画出他们的挣扎的愿望的痕迹呢？虽然，我们曾经欣喜地听过“为祖国而歌”，“同志”，“血誓”，“战儿行”，“起来，八月的风暴”，“旗差”、“给敏子”，“他起来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要战争——直到我们自由了”片片的呼声，然而，这些可爱的呼声，殖民地的人性的呼声，给与这浩荡和广大的四万万五千万奴隶之群，给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响动了的但我们不能预言是一九三八或一九三九或甚至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才能终止的长期的神圣抗争就够满足了呢？

不啊！

不啊！在今天，全中国全人民都应该勇敢地，泼辣地，坚强地，响亮地，不可受欺侮地，不可受禁止地，不可受迫害地，站在我们燃烧的火夜之中歌唱着，把新的歌颂，斗争的歌颂，从我们的手里，从我们的灵魂里，从我们的宣誓与祝福里，传达到这殖民地的每一个污秽的，阴暗的，镣铐和锁链在奔走着的，不自由的角落里，传达到每一块沾染着弱小民族的呻吟，惨叫、狂呼的气味、土壤里，传达到那已经被杀死了的殖民地儿女与将要被杀死的殖民地儿女的躯壳里，传达到这殖民地的恐怖的村庄，血腥的栅栏，以及那些不能被主人哺养着的吐出最后的呼吸，呈出最后的脸色的小牲畜，小生命里……。

我们是颤栗在羞耻里面，苟安在卑污里面的，一个没有自由没有幸福的黑暗的民族。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乡村，我们的家，更没有一点平安，更没有一点光明，更没有一点暖气。

今天，我们的诗人，睁大你的眼睛眺望吧：

在这殖民地每一个人生活着的地方，呼吸、睡眠、灯光、……也不能平稳——因为叛乱、射击、枪杀、……就袭来了。而我们中间最需要的国民已经把灯光扭熄着……把自己躲藏着，过着日子……。

在今天，作为一个殖民地诗人的任务，是应该赴汤蹈火的，是应该再把中国和它的人民推动向这神圣的民族战争的疆场，更进一步，更进一步，而中国和它的人民，会热叫着殖民地的诗人，再把中国和它的人民唤醒啊！像瑞典的人民唤着赫休斯顿一样地说：再把瑞典和瑞典的人民唤醒啊，赫休斯顿！中国和它的人民会热望着，有如苏联的马耶可夫斯基，有如“起来哟马加尔人”的作者匈牙利的彼得斐，有如“假如我们应该死掉”的作者黑人麦开，有如“给鞭挞我的残酷的世界”的作者黑人克仑。……我们的诗人能够在混乱的状态里清醒过来吗？能够把诗人自己的武器——歌颂的笔尖，接触到人民生活的最紧张处，把歌颂的颜色涂染到人民生活的最切实处，把歌颂的调子唱到人民大众生活的最生动处吗？这样说，不是祈祷我们的诗人把他的力量回顾到飘忽的，神秘的，苍茫的境界，这样说，不是祈祷我们的诗人一定要创造着那非经过最大的工夫就不能成功的，人类最崇高的像荷马的“奥得赛”一样的史诗，像哥德的“浮士德”一样的诗剧，在这人民大众从水深火热的中国急企待切着地我们歌颂的日子，伟大的史诗和诗剧，是要装载着今天中国人民大众的斗争的整个故事；伟大的史诗和诗剧产生的节日、是要依赖我们的诗人今天最良善的、最忠实的、最大胆的创作的过程。所以，为着创作伟大的史诗和诗剧，今天我们的诗人必需接受生活的教训，必需准备

未来的史诗和诗剧的篇幅的每一小章，每一小句，甚至每一个有生命的字汇。是的，我们的诗人已经提议了报告诗、朗诵诗、……诸样式的尝试，这是很好的提议。不过我们又将怎样解释报告诗、朗诵诗等必须的适当的表现呢？我们不会忧虑到今天在亚细亚东部的奴隶诗人——这些提议者的用心是在于报告个人的，朗诵个人的，而我们诗人的目的正是要起来斗争，在要报告或朗诵这动乱时代中的真理的仇敌与真理的拥护者，在要报告或朗诵叛逆的案件与正义的案件。……无疑地，报告诗、朗诵诗等的功绩是在于能写在人民的斗争生活里，人民的斗争的胸怀里，让人民了解我们的诗人，就是在他们队伍里面。我们的诗人也不幸得很，任何他的歌颂，也不能有他的多少读者，在这虽然是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辽阔的国度。当然，我们的诗人，不能把他的歌颂趋向低级化来拉拢大众，来毒害大众；所谓大众化的意思，我们认为是在于我们歌颂不能离开人民的战斗的意志，和我们诗人自己的生活也在人民的生活之中。我们的歌颂人民能得多了解一点，多欢喜一点，就是诗歌平民化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多进步一点，多得一点效果，也多证明一点文学大众化的方向是正确的。在一些地方，为着要我们的歌颂能接近人民，能够吻合人民的生活之路，在一些地方，为着要我们歌颂能叫出情感，能叫出事实，……我们在祝福着我们的诗人，去找寻道路，去探索方向，去讨论形式，但我们更祝福着我们的诗人，首先考虑一下吧，首先要向今天人民大众倾向战斗的情感里面考虑一下吧。……过去的许多歌者，他们曾经暴乱地无知地制造着五更调小放牛……一类颓靡的谣曲。这充满了灰色的，屈服的，溶解精神和战斗力的音节，固然为过去顺民所熟悉，固然为过去的顺民

生活在酒馆里，生活在娼院里，……所唱过了，但时代流动了，人民柔顺的姿势也变动了，他们的受苦，他们的遭殃，他们的遇敌，使他们不能再随便地歌唱了。他们是在呼号了，他们是在战争了，他们疯狂地奔走与反抗，在告诉我们的诗人，他们是厌恶五更调小放牛，……一类谣曲的可耻，而在盼望着唱新的歌，战斗的歌了。……所以，报告诗、朗诵诗等诸样式的创造，是为人民而创造，是属于人民的创造啊！尤其是朗诵诗，假如我们的诗人，能够把他的朗诵诗，运输到群众的集会里去，能够让他们可以领悟一些，可以记忆一些，……到他们可以接受的时候，我们的诗人将不会被世界和祖国遗弃的吧，也将更不会被人民抛开的吧！报告诗的特质，我们同样以为它是应该以强烈的语言，战斗的节奏，强壮的精短的姿态，报告人民的活动，也向人民自己报告，它决不是俳恻的，柔绵的，低沉或者是悲哀的音韵；否则，它和叙事诗有什么大的区别呢？

新的歌颂的形式的发明，的建立，我们不要止于报告诗，朗诵诗，史诗，诗剧等，还可以从我们今天已经提出了的新诗的形式在获取了相当基础以后，我们再掘挖，掘挖出和报告诗，朗诵诗……另一种的，另一种。为着新的歌颂，斗争的歌颂的全部历史，为着新的歌颂，斗争的歌颂能够播在人类活动的领域里，而影响人类的活动的整个的神圣的机构，嘲笑或诬蔑，让我们暂时忍耐吧。

神圣的，光荣的斗争，是各方面的，新的歌颂，斗争的歌颂也是各方面的。是人类的诗，应该激动着战斗生活，但也在这战斗生活里面，人类的诗，将要成长起来。……

让我们的歌颂符合着战斗者的步伐吧，让我们的歌颂迎接英雄的呼声吧，让我们诗人踏着为自由，为祖国而牺牲了

的人民的血迹去吧！在新的道路、斗争的道路上，让我们叙述那永远不能泯灭的意志，欲望，梦，……给未死者，给求生者！

解放了的，与我们今天呼吸在艰苦的年代，它的诗人们已经愉快地从他们灵魂的活跃中诞生了“诗歌日”。他们已经能够在“五月二十四日”（即诗歌日）阔步地走进诗人区，走进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群众的呼声中，去歌颂今天的辽阔，广大，自由，和平，去歌颂他们在别的国家里从没有过的自由的呼吸，去歌颂拥护祖国，去歌颂“在新卡尔加斯基的草原上…哥隆克准备：对向着敌方，若被侵略，我们就战斗，将敌人驱逐出边疆，……顿河啊，我们还要更加的勇敢！”——但我们正生存在艰苦的年代，艰苦的斗争里面，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我们的斗争正面地展开了，全人民的未来将由于这一个伟大的七月七日开始了神圣的战争，决定我们做主人或者做奴隶的命运，决定我们自由了或者毁灭了的命运。这伟大的七月七日，应该做为中国的“诗歌日”，为着纪念这神圣战争的开始，我们应该更热烈地歌颂啊！要歌颂卑污的，黑暗的，受奴役的，不自由的中国和它的人民的奋起，从这半殖民地的河岸上，矿山上，棉地上，……向敌人斗争，斗争。……

“我们要战争——直到我们自由了！”

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

## 目 次

论我们时代的歌颂(代序) ..... (1)

### 第一辑

中国的春天在号召着全人类 ..... (3)  
棕红的土地 ..... (5)  
这年代 ..... (6)  
回忆着北方 ..... (7)  
自由,向我们来了 ..... (8)  
给战斗者 ..... (9)

### 第二辑

给 V.M. ..... (13)

### 第三辑

荣誉战士 ..... (29)  
晚会 ..... (32)  
五个在商议 ..... (35)  
早上,我们会操 ..... (37)

进行曲 ..... (38)

### 第四辑

儿童节 ..... (43)

那些工人 ..... (48)

### 第五辑 街头诗

假使全中国不团结 ..... (55)

反对“太平观念” ..... (56)

肃清雇农意识 ..... (57)

给饲养员—— ..... (58)

保卫战 ..... (59)

去破坏敌人的铁道 ..... (60)

粉碎敌人秋季大进攻 ..... (61)

鞋子—— ..... (62)

多一些! ..... (63)

创办合作社—— ..... (65)

选举 ..... (66)

就像我黑黑的庄稼汉 ..... (67)

这土地在向你笑—— ..... (68)

援助这大山沟吧! ..... (70)

### 第六辑 小叙事诗

一杆枪和一个张义 ..... (73)

王良 ..... (77)

回队 ..... (81)

# 第一辑